

诗抒胸臆

初秋濡笔

■施平

一
昨守石鼓月转深，
今临自叙雨倾盆。
苍天岂是无言语，
写到多情见有情。

二
每从字里看风动，
时就行间识露垂。
汗水先于笔毫落，
手痕唯有白笺知。

卜算子·中秋节

■李德生

岁岁望秋月，
年年过中秋。
只因解得人间愁，
明月牵情悠。

月圆亲聚首，
月缺各离游。
虽说网络可慰藉，
相期恋心头。

中秋节寄怀

■韩启纲

一
月下游丝百尺长，
西陵树色入秋凉。
低唱宫阙嫦娥语，
知否天街有故乡？

二
秋色凌空月分明，
万家千户睹天屏。
此情此夜思佳侣，
两地同心海誓盟。

三
三秋雨牖鸟声呻，
玉露金风落絮频。
企盼人间无垢水，
清寥月朗照星辰。

生活故事

吃不出原味

■王坚忍 文

与家人一起去吃火锅，在菜单上看到有豆腐鱼，眼睛顿时一亮。想起了好多年前，在浙东的一个海岛，第一次尝豆腐鱼的情景。

那是一个春夜，在山岙的一张石头桌子上，好客的主人摆满了海味。空气中弥漫着海水的微腥和栀子花的香气，不远处渔火点点。酒过三巡，主人端上了一大盆乳白色的浓鱼汤，汤中飘浮着一尾尾的长条子小鱼，光滑无鳞，体白如雪。挟一条试尝，香糯无比，入口即化。再淘一勺鱼汤，也是香浓滑爽，回味腴美。问主人这是什么鱼？主人卖关子说，这鱼你们其实都接触过。我们也不多问，可着劲儿吃鱼喝汤。不一会儿，一大盆鱼汤盆底朝天。此时，主人方道出谜底，原来这鱼学名叫龙头鱼，俗称豆腐鱼，肉松软。鲜食的话味道鲜嫩极了。但由于这鱼体内含水份多，不易保藏，所以渔民一般都把它加盐晒干了做成“龙头烤”。噢，搞了半天，原来是我们小时候都吃过得很下饭的龙头烤啊！

应该说，这天我点的豆腐鱼，放在火锅的白汤里熬，味道还真不错。女儿连喝了三小碗汤，夸我这个鱼点得好。但我觉得这鱼冷藏的时间长了些，与当年我在海岛品尝的豆腐鱼相比，味道远不逮。我想，倘若要吃出原味来，只有重返那个海岛了。

巧了，隔天翻一本美国职业厨师安东尼·伯尔顿的《厨师之旅》，其中一个章节，说的就是他在事隔二十多年后，偕同他的弟弟，回到他孩提时第一次吃牡蛎的法国海滨小渔村，再尝往日的鲜美之味的经历。尽管渔村还是那个渔村，牡蛎还是那个牡蛎，但伯尔顿却无奈地发现，他再也找不回当年那种无可挑剔的美食体验来了。所谓吃出原味来的想法，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。

由此推断，如果我真的回到当年的海岛去吃豆腐鱼，结果也会像伯尔顿一样带着些许遗憾而返。时过境迁，想吃出原味来的念头是虚幻的。一位哲早就说过：“人不能二次踏进同一条河流。”对于往日的美食体验，我们不妨“相见不如怀念”，让它留在记忆中回味为好。



飞虹 ■陈祖金

书山有径

读书的秘密

■丁国平 文

读书是有秘密的。

常常是漫读。漫读的好处是自由自在，好像散步，走完了，就结束。每天如此，每天散步，四周的风景看熟悉了，也就缺乏诗意了。

要想富有诗意，让心成为富有诗意的原野，怎么转变呢？需要把散步改成慢跑。每天都要流汗，每天都要吃苦，这样才能发现真正的幸福。明明是吃苦，却说成幸福，是否骗人呢？如果不去实践，我也会持怀疑态度。

曾国藩说，读书就是读一本书。这一本书放在案上，其他任何书，哪怕再好，都要做到不看。朱光潜也说过类似的话，围绕一个中心区，把有关的书籍找出来，然后一本

一本看下去，手上的书没有看完，不可以拿起第二本书来。

他们为什么这么做？漫读说到底，其实就是普通的阅读方式，而慢读则是学术的阅读方式，是不一样的。对一个人来说，可以把人生阶段大多数时间来实践普通阅读，但不能老是用普通的阅读，其中需要间或有点学术的阅读，才能制衡稳当。毕竟普通的阅读大多只是轻松，但人生不能一味地轻松；适度地增加一点学术的阅读，就像健身一样，增加点肌肉对身体有好处，对精神也有好处，至少就人的形体而言，健美胜过一堆肥肉，也胜过一身排骨。

事实上，当我们年龄上去了，记忆力不太好，脑筋也不太灵光，看任何一本书，记忆量有限，理解力有

限，思考的深度自然也有限。精力使然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经常是不自主的漫读——只有时光如水空自流，春风吹过了无痕。

而慢读呢？从表面上看，读得慢，可实际上记得住，想得深，用得活，反而让书籍与语言蒸出了滋味。

像鲁迅先生的散文诗集《野草》，就连《题辞》也能写得富有哲理，深刻睿智，那种语言的凝练、直白却又包含着大千世界，不慢读是无法体验出来的。像王国维先生的《论教育》，不过几十个字，就把教育的宗旨表达出来：身体能力靠体育；精神能力靠智育（智力）、美育（情育）、德育（意育）。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，我们的教育宗旨还在这个框架之内，教育的实质就是德智体美劳和谐地育人。在现实中，又有多少人明白这个道理？

看吧，读书的秘密在于把“漫读”转变成“慢读”，就从现在起，不妨试试。

意犹未尽

雪吹樱花落

■张楚 文

突然想到要去赏樱。

去公园赏樱的人很多，在去往公园的路上小孩子们尤为欢喜，他们用手压着泡泡机，五彩缤纷的泡泡大片大片地飘起来，映得周围的绿植更加耀眼。去赏樱的欣喜心情也伴随着这彩色的透明梦境更甚了一些。

以前也赏过樱花，总是在春天的时候缓缓地接近，一点点地戳破冬天的寒冻。风起的时候，花瓣一点点地散开来，像是下了一场由冬至春的樱花雪，覆盖地面无言的孤寂。这次和朋友一起在公园看樱花，感觉却尤为不同。这里的樱花树大片大片地连在一起，素色的白樱和俏丽的粉樱都灼灼地在枝头盛开，朋友说，她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的樱花，风一吹，便如雪一般的风姿。

我喜欢梨花，风轻似雪，但樱花所营造出来的浪漫感倒是梨花所不能比拟的。

提起樱花，听说有一种很奇异的樱花叫做染井吉野樱，这种樱花

在刚刚盛开的时候，是粉色的，等到花朵完全绽放的时候便会变成白色。这实在是很有意思的一种花，也是人生的一种境界，正如墨色正浓之时的一瞬枯笔，本是停滞，却未见萧瑟。苏东坡曾言：“渐老渐熟，乃造平淡，非是平淡，灿烂之极也。”

南唐后主李煜曾用樱花来寄托相思之哀愁：“樱花落尽阶前月，象床愁倚薰笼。”清末佯狂的诗僧苏曼殊的那一首《樱花落》最是伤感，无论是“十日樱花作意开，绕花岂惜日千回？”还是“多情漫向他年忆，一寸春心早已灰。”也有写樱花写得繁盛锦绣的，比如老舍先生。你看，“寿艳樱花秋艳枫，夏初嫩绿间深红”，写得热闹畅意。

樱花与人也是一期一会，樱花雪落在人们脸上一生只落一次，等到再次开放之时，再次落下之时，就再也不是此情此景中的樱花雪了。

我的老家有一棵很老的樱花树，每年春天的时候开得极其盛丽，小时候我也曾和伙伴们一起在春天里去看那棵樱花树。那个时候晚间的春风吹起衣衫，有些许轻寒，但很惬意。花落逐水去，少年时，只知观樱之美，未觉感伤，而今回望，年少时的那些伙伴已很难相聚，到底是时光翻转得飞快，人景两不相同。

岁月悠悠

礼物

■周建文

1981年我慕名请木匠到家做了结婚家具，弟弟看后说：“哥，我做一对单人沙发送给你，作为结婚礼物好吗？”闻言我大喜过望，当年去过不少家具店，因沙发款式不合我意，正为此事犯愁，今弟弟为我度身定制，忙应声答应，连声道谢！

弟弟当年20刚出头，并非木匠，也从未做过沙发，但心灵手巧，动手能力强，学什么像什么，而且一学就会。打那时起，他时常翻阅家具制作书，仔细研读，根据我提出的要求，不时与我交流修改沙发尺寸与靠背倾斜角度等。

弟弟单位实行三班两倒制，工作之余，骑自行车购买海绵、弹簧、棕丝、线绳等，找寻家中的木料，翻出简陋木匠工具，磨刀霍霍，就此开工。

沙发木框架制作完毕，固定弹簧、绑上绳索、铺着棕丝、衬平棉絮、覆盖海绵，经两个月忙里偷闲辛勤劳作，一对单人沙发毛坯赫然在目。马不停蹄购买沙发布，自己裁剪并踩着缝纫机制作，滚边、拼接后绷紧固定在沙发上，大功告成。

看着美观时尚的沙发，我迫不及待坐了上去，软硬适中，悠然自得。沙发靠背形如航空椅，款式新颖别致，上下凹凸有致。高高靠背底部凸起托衬着腰，中间微凹，背靠着贴切惬意，上部凸起枕着头，脖颈尤为舒服。如此符合人体坐姿的设计堪称绝妙，我是赞口不绝。

那天，弟弟将沙发送至我装修一新的婚房，忙着搬运进户，我不经意一瞥，“咦，怎么多了只迷你小沙发？”

弟弟不露声色地说：“那是我未雨绸缪，为未来的侄子定制的”。这实在出乎意料了，我连声道谢，立即捧起迷你沙发细细端详，小巧玲珑、色彩艳丽，看着特别可爱，招人喜欢。弟弟想得真周到，整个沙发用海绵包裹得软软的，棱角成圆弧状，避免碰疼小孩，我目测这沙发小孩可以用到4、5岁。

尽管当时还在紧锣密鼓地筹办婚礼，自从见到这只迷你沙发，不时激起我对今后家庭美好生活的憧憬——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坐在沙发上谈天说地、边做游戏边逗孩子、看着电视吃着零食……那温馨和睦的场景，不由自主地在我脑海中频繁闪现。

婚后不久儿子呱呱坠地，小生命降临人世，给原有的二人世界增添了喜庆与欢乐，顿时小家庭充满了无限生机与活力，成为一个完整的三口之家。当儿子稍大些能坐起时，我就把他放到这张迷你沙发上，尽早体验在沙发上的乐趣，尽管还不会说话，但我想他一定会感到非常舒服。待他会走路时，扶着沙发爬上爬下，忙得不可开交，一刻也不得安宁，看得出他是真喜欢这张迷你沙发。最有趣的是，当一家三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时，他学着大人的模样，架起二郎腿，不时还抖动几下。惟妙惟肖，憨态可掬，令我们忍俊不禁。

近40年我家几经迁徙，家具换了几套，但这对高靠背单人沙发始终形影不离伴随着我，未曾料到竟是如此经久耐用，坐着一如既往地适意。那只迷你沙发，儿子结婚成家后拿去留作纪念了。

这对陪伴我几十年的单人沙发，更有那只带来意外惊喜的迷你沙发，传递着兄弟之间那份千丝万缕、无法割舍的深情厚意，那是一脉同气的手足之情。